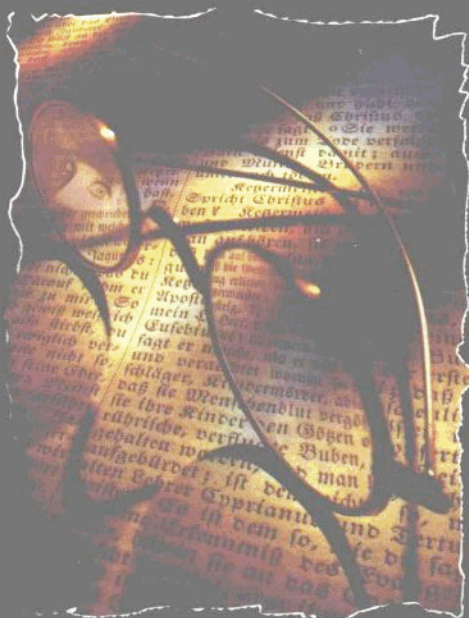


啞女傳奇

谷景峰 著



啞女傳奇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

编 委

牛 汉 张同吾

汪兆骞 章仲锷

梁晓声 崔道怡

主 编

汪兆骞

目 录

靓女美男与丑鬼	1
哑女传奇	59
左 邻	89
血泪凝成的剧本	102
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	148
何 蟒	179
鸳鸯岗传奇	205

靓女美男与丑鬼

一 晴天雷

手拿竹篮去打水
狗咬尿泡空欢喜

初春，万里无云。晨阳为临海的卧龙滩村铺上了一层银，镀上了一层金。

大贵和珍珍结婚三天了，今日回门。

早饭后，大贵便从屋后的厢房里推出两辆自行车，一辆崭新的“飞鸽”大链盒，是婚前给媳妇买的；一辆半新不旧的“永久”加重，那是自己原有的。黄老举把为儿子准备的大曲酒、点心、水果等礼物挂在“永久”上。大贵妈小声嘱咐大贵：“到丈人家要殷勤着点儿，嘴甜着点儿！”大贵点头应诺，瞅瞅新房，不见珍珍动静。

“我说他媳妇，快走吧，时候不早啦！别叫你爹妈等得着急。”大贵妈催促着，走进儿媳妇屋子。

珍珍坐在炕沿上，傻呆呆地低着头，咬着苍白的嘴唇若有所思，婆婆进屋她都没察觉。

“大贵在外边等你呢。”婆婆拽了一下珍珍的衣角说。

珍珍如梦方醒，“嗖”地跳下炕，用手帕擦了一下湿润的双眼，珊珊地走出屋子。

“走吧!”大贵将“飞鸽”车把送到珍珍手里说。

珍珍接过车把，一声不响，推着车子走出院子，轻盈地迈上车。大贵来了个张飞大骗马，紧紧地跟在后面出了村。

“没教养!就像她是我公公!”黄老举望着珍珍的背影嘀咕。

“咳，刚过门儿，人生，别责怪她吧，日子长了就会好的。”大贵妈宽宏地原谅着。

“你就会装好人儿!”黄老举瞪着一双牛眼呵斥老婆子。

黄老举人称黄老怪，脾气怪，性子暴，顺心不顺心总是骂骂咧咧，拿老婆子出气。这几天儿子结婚，当着刚过门的儿媳妇，他强忍着没吐脏字儿。老婆子三天没挨骂，像缺了点啥，挨了几句骂倒觉得痛快些。

黄老举的老婆外号“大美人”。说美人是反意，她今年63岁，比黄老举大八岁，长得脑袋大身子小，还有些驼背；她的头发不烫天然性的卷曲，并且早已黑白间杂。别看她其貌不扬，脾气倒挺温顺，心地善良，无论老头子咋骂咋数落，她总是笑脸相迎。她跟人处事从不占一丝便宜，和左邻右舍的关系处得相当融洽，人缘极好。

黄老举年轻时大高个儿，环眉大眼，他要了这么个“大美人”也是“逼上梁山”。

那是瓜菜代年月。海滩上无瓜无菜，渔民们只靠地枣、黄蓍度日。“地枣粥，黄蓍菜，一条破被全家盖”。黄老举的父母经不住考验，先后都恋恋不舍地辞别了人间，只乘下黄老举一个人。这一天，从山东来了个讨饭的又丑又矮的媳妇，说是家人都冻饿而死。好成全事的渔民就给黄老举撮合，黄老举起初不愿意，可架不住人们苦口婆心地劝说，老举终于同意了。过了这么多年，虽不愿爱，可也是夫妻，并生下了大贵这个儿子。

如今大贵娶了个天仙般的媳妇，老举自是高兴。他很想早日

抱上孙子，可他见儿媳过门三天老是耷拉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像是有什么心事。虽然如此，他还是有一种荣耀、自豪感。他满面春风地走出家门，他要去串串门儿，听听大家伙儿对儿媳的品评……

珍珍和大贵骑车走出村子不远，珍珍就停下来。大贵不知为了啥事，也下了车。

“你回去吧。”珍珍扭过头毫无表情地说。

“咋？”大贵不解地问。

“我自个儿去。”珍珍说。

“你……住几天？”大贵问。

“没准儿。”珍珍说。

“呆几天我接你去。”大贵说。

“不用，想来我自个儿会来。”珍珍说。

“中、中。”大贵说着把礼物摘下来，想挂在珍珍车子上。

“礼物你拿回去吧。”珍珍说着推车就走，走不多远又停下来回头张望。她见大贵正愣愣地望着她，两只深凹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。珍珍向大贵摆了下手，骑上车子飞走了……

黄老举串了几家，听到的全是夸奖儿媳漂亮，羡慕大贵有福气的顺心话儿，他不由得洋洋自得。傍午，便乐颠颠地哼着皮影小调儿向自家大门走来。

大街上，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地在弹玻璃球儿，他们见黄老举走来便停止了玩耍，瞅着老举嘿嘿地笑。海崽子们，中啥邪了？黄老举心中暗骂。忽然，那个大点的叫狗心的孩子喊了一声“一二”，几个孩子便同时唱起了顺口溜：

黄大贵，真丧气，
娶个媳妇不叫睡，
三天回门逃回家，

白搭了五千人民币。

“兔崽子们！你们胡说些啥？”黄老举像一头饿狮朝孩子们扑去。

孩子们东跑西奔，黄老举一把抓住那个叫狗吡儿的吼道：“谁教你的？”

“是……是丁希久。”狗吡儿惊恐地说。

“我操你奶奶丁希久！”黄老举一把将狗吡操了个趔趄，气鼓鼓地走了。

几句顺口溜使黄老举的情绪急转直下。他匆匆赶回家，进屋一看，傻了眼：大贵满面愁容，脑袋耷拉到裤裆里，几瓶大曲酒和点心静静地摆在柜子上，老婆子龇着牙，咧着嘴，脸色阴得能滴下水。

“咋？咋回事儿？”黄老举结结巴巴地问。

“她……她自个儿去了，不叫我去，她……”大贵望着爹，眼含着泪水道。

“为啥？为啥？”黄老举急问。

“你爹呀，这三天的日子，媳妇她……没让大贵沾边儿啊！”大贵妈叹气说。

如晴天一声霹雳，黄老举顿时觉得头晕眼花，险些栽倒。

“那……街上的孩子们咋都知道了？”黄老举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刚才他‘小广播’嫂在这儿，有些话还是小广播从大贵嘴里掏出来的。小广播一知道，全庄不就知道了？”大贵妈哭丧着脸说。

完了，完了，五千块钱扔水里了！黄老举又一次觉得头重脚轻，一下瘫在凳子上。

二 买来个天仙女

月佬月佬心太坏
娇娘配了个丑八怪

黄大贵而立之年还没说上个媳妇有两个原因：一是过去家里穷，穷得连屋里的耗子都对不起；二是相貌丑陋，除了个头儿长得像黄老举外，其他各零部件儿都继承和发扬了他山东母亲的“优势”。

黄老举夫妻为儿子的婚事真是绞尽了脑汁。本村的、外村的央求过不少媒人，本村人一听一笑而避之；外村人一打听老举的家境及大贵的尊容，一个个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。为此，黄老举夫妻吃不香睡不宁。唉，看来是命里注定黄家要绝后了！

前几年政策开放，沿海兴起一股养虾热，黄大贵乍着胆子贷款五万元，承包了八十亩海滩。黄老举不相信用人工能养出连洋人见了都垂涎三尺的对虾来，他大骂儿了“败家不等天亮”，可是家家户户都这么办，有的户贷款比他家多得多，所以也就没再干涉，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：有道是法不罚众，如果养虾户都赔了钱，还不起贷款，政府也决不能把这些人全嘲了。

头一年投资开发虾池，第二年养虾就见了成效，那些比虱子大不了多少的小虾苗秋后便长成了金黄金黄的大对虾；第三年对虾大丰收，不但还清了贷款，还纯利三万多元。黄老举年岁较大，对养虾的活路一窍不通，只能由着大贵去折腾。但他过日子勤俭，起五更睡半夜，抢潮眼儿扑鱼捉蟹。他用自己的鱼、蟹做些卤虾油、螃蟹酱，走村串户去叫卖，收入也相当可观。

去冬，黄老举推个独轮车到 30 里外的桃花寨卖卤虾油，不

料下午天气突变，北风怒号，大雪纷飞。黄老举无奈，只得把车子推到靠西头一家院子里，请求主人借宿。

这家主人叫丁广洪，50多岁年纪，脖子像缺根筋，脑袋总是朝一边歪，一看便知是个“妻管严”。他的老伴则不然，长得秀丽，干净利洒。眼睛看人往肉里盯。那眼珠不转便罢，要转起来活像两颗滚珠儿，贼灵。他们有一个闺女，说是去姨家探亲。丁广洪的老伴儿待老举特别热情，问寒问暖，给拍打身上的积雪……。晚上切了半锅面条儿，炒了一碟鸡蛋，用黄老举的卤虾油泡了一小碗花生米。外边下着鹅毛大雪，屋内三个人坐在热烘烘的炕上，小酒壶一捏，“滋儿嘎滋儿嘎”地边喝边唠。丁广洪没有酒量，一盅酒后就蔫蔫地罢了盏。这个老婆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一搁一扬脖子，陪着黄老举推杯换盏。黄老举喝了三两老白干就觉得脖筋猛涨，晕晕乎乎。这老婆子却是谈笑自若。黄老举借着酒劲连吹带唠，说他家养虾发了大财，眼下有五、六万存款，顿顿八大盘儿。当他说到儿子二十五岁（瞒了八岁）还没成家时，那老婆子溜溜乱转的眼珠儿可就定了格儿，放射出贪婪的光。她拐弯抹角地提出两家做个亲戚，把闺女嫁过去，条件只有一个：要现钱人民币五千块。黄老举乍一听吓了一跳，差点儿尿了裤裆，可一想到黄家继承烟火的后代子孙，便一咬牙答应了，条件也只有一个：越快越好。

黄老举在丁广洪家住了两天，每日好酒好菜。黄老举的两桶卤虾油当然也归了丁家所有。第三天雪住天晴，黄老举趟着大雪由家取来五千块钱放在丁广洪的炕头上。丁广洪像个哑巴，屁也不放一个；他老婆子见钱眼开，乐得大嘴咧到耳朵上。闺女没在家，又未见到姑爷的面，双方商议当即拍板，定于年后正月十七完成洞房花烛。真乃是个荒唐婚姻。

正月十七清晨，太阳刚刚拱出地皮，海滩上雾气朦胧，卧龙

滩村头上便集聚了一群人，他们翘首踮脚，朝大路眺望。不多时，一台四轮小拖车“突突突”朝卧龙滩驶来。车头上披着彩带，拖斗上贴着大红喜字。人们远远望见便沸腾起来：“新媳妇来啦！新媳妇来啦！”

阎二狗听见喊声，挑起一挂鞭炮，早有人自告奋勇地为他点燃。“劈哩叭啦！”“劈哩叭啦！”一团团火球炸出一股股浓烟。孩子们被震得捂住耳朵。蹲在房檐上看热闹的几只麻雀误认为有人向它们开枪，惶惶叫着飞向它们以为安全的地方。

小拖车停在黄老举家门口，首先跳下迎亲的姑娘兰草和红叶，然后这姐妹俩便搀扶着新媳妇下车。新媳妇脚一落地，便惊呆了围观的人们。好一个俏丽袅娜的天仙女哟！只见她二十一二年纪，乌黑闪亮的齐肩短发；粉嘟嘟儿的脸蛋一边一个酒窝；两只水灵灵的大眼里含着泪水，恰似滴滴清泉由深邃的湖里溢出。在兰草和红叶的搀扶下，新媳妇缓缓地很不情愿地步入黄家院子。她那苗条的身材，优美的步履，犹如舞蹈演员的翩翩起舞。

“啧啧，真漂亮！可惜嫁给一个丑鬼！”

“这可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！”

“黄老举这五千块钱没白花，值！看看就值！”

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

珍珍进了黄家院子，目不斜视，突然加快了脚步，径直闯进为她准备的新房。在院中等待拜天地的大贵不知所措。主事的大操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，高喊一声“典礼完毕——”而后将桌上那一小筐烟卷儿、糖块儿天女散花般撒向人群，任孩子们在冻地上摸爬滚打地抢夺。接着是一片听不出个数儿的贺喜声：“大叔大婶儿喜了！”“大哥大嫂喜了！”黄老举夫妻忙不迭地应酬着，像放录音带似地不住地重复：“大家同喜！大家同喜！”

在大操的指挥下，院中摆上十几条板子和若干个小矮凳。村

干部及高人贵客被让到老举的屋里落坐。黄家族人和一般宾客便在院中各就各位。几个端盘的小伙子腾腾跑马灯似地上菜。大盘小碗，鸡鸭鱼肉，外挂海上特产对虾、蛭肉、青蛤等。人们都不客气，龇牙咧嘴地猛吃猛喝如风卷残云。杯盘碗箸，叮咣有声。吆五喝六，乱乱哄哄。

珍珍斜靠在崭新柔软的被垛上，心里如打破了五味瓶。不时有三两个或男或女的村上人来看新媳妇。来者问这问那，说说笑笑。珍珍蹙着弯弯的眉毛，凝聚着潜在心底里的强烈厌恶。她不知道人们都问了她些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都答了些什么。她像承受着难以忍受的惩罚一样，忍受着时间的折磨。

太阳滚下去了，西天残留着一抹金辉。沿海风俗：洞房之夜新房的被褥要由村里一个儿女双全的妇人来铺设。黄老举请的是村长的媳妇“小广播”。这婆娘40多岁，干净利落，两片小薄嘴唇能把死汉子说翻身，还善于添根加叶地散布“最新消息”。她为新郎新娘铺设被褥已不只一次，有丰富的实践经验。

“小广播”来了。先是在黄老举屋里边嗑瓜籽儿喝茶水边唠儿，少了不对黄老举夫妻努力奉承，并不厌其烦地开导坐在凳子上一言不发的大贵，教他头一宿如何体贴媳妇，先说啥，后说啥，然后干啥。当然有些话是暗示，只能意会，不可言传了。

时候不早了，“小广播”一把拽起大贵，将他强制性地推进新房。大贵腼腆，一整天猫在母亲的屋子里，不敢“越雷池一步”。他进了新房后不敢看珍珍，背过脸去低头数他那本来就不该数的十个指头。

珍珍见“小广播”和大贵进来，把头埋下，心里“咚咚”乱跳，忐忑不安。这个丈夫什么模样，她一次也没见过。她也曾设想过，可绞尽脑汁连个大概轮廓也琢磨不出来。唉，可怕的时候终于来到了。

“温被啦!”“小广播”说着便开始了她的工作。她边温被边背口诀似地叨咕早就胸有成竹的吉利话儿:

“一条被子两人挤,养个儿子当经理!”

珍珍羞涩地简直无地自容。

“新花褥子新花被,一对鸳鸯挨着睡!”

珍珍如遭芒刺,不禁一哆嗦。

“一条褥子两人躺,养个儿子当乡长!”

珍珍厌恶地捂住了耳朵。

“小广播”完成了她的光荣任务后,噌一下窜到黄老举屋里,拿了一包早就为她准备好的糖果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。

大贵迟疑片刻便“咕隆”一下插上了门闩。珍珍转过身子,抬眼瞥了一下大贵,不由倒吸一口冷气,顿生恐怖之感,身子簌簌发抖。只见大贵大额头,凹眼睛,凸嘴巴,黄褐色的头发有些杂乱,叫人一看便自然想起书本上画的中国猿人。

光棍苦,光棍苦,哪个光棍不想媳妇?打了30多年的光棍的大贵想尽快搂着媳妇睡觉是顺理成章的。黄大贵长这么大没挨过女人的手。他也曾试探着跟一些姑娘套过近乎,可人家都躲瘟神一般躲着他,嫌他丑。他一阵阵伤心,哀叹,怨自己的娘:唉,你怎么长得这般模样?一转念,不对,常言说“狗不嫌家贫,孩儿不嫌母丑”。母亲生了养了,屎一把尿一把把我拉扯成人容易吗?打光棍儿怕啥?光棍不是人打的吗?如今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,炕头上坐的黄花大闺女就是自己的媳妇,而且长得比村里任何一个姑娘都标致。望着珍珍,他心里渐渐产生一种无名状的感觉,一种长期潜伏的欲望之火迅速燃起。他往前凑了半步,猛然发现珍珍那双虎视眈眈的眼睛,不由得心中敲起小鼓。忽然,他想起“小广播”的谆谆教导。

“你累了吧?”大贵轻轻地问。

珍珍翻了一下眼皮低头不语。

“你冷吗？”大贵试探着往前又凑了半步。

珍珍没有反应。

“睡觉吧？”大贵靠近了珍珍。

珍珍把身子仰靠在墙上闭上眼睛。

大贵怯生生地伸出一只粗糙的手，颤巍巍地去拉珍珍的手。

“别挨我！”珍珍惊叫一声，猛地拨开大贵的手。

“你……”大贵好不懊丧，十分不解地望着珍珍发呆。

珍珍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，喘着粗气，那高耸的胸脯一起一伏，这更使大贵遏制不住性的挑战。“小广播”说过，闺女第一次脸热，不好意思，男的要主动进攻，你一主动，她就服贴。大贵觉得浑身灼热，每个毛孔里都在向外喷射火焰，他不能自控地缓缓靠近珍珍，珍珍节节后退，一直退到墙旮旯，好似被一只饿狼逼到山谷尽头的小羊羔，她想喊，可又不能喊，只好用可怜乞求的目光瞅着大贵。忽然，大贵扑过去，张着粗壮的臂膀去搂抱珍珍。珍珍躲避，挣扎，本能地自卫着。大贵急不可奈，他那铁爪一般的大手毫不费力地扯开珍珍的衣扣。珍珍如蒙受莫大的耻辱，用尽平生之力，抽出一只手，照准大贵的脸狠劲一个耳光。

大贵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懵头转向，脸上火辣辣地发烧。他内心燃烧的欲火已被这一盆冷水浇灭。他慢慢松开手，麻木地瞅着珍珍那满是泪痕的脸庞。

珍珍被自己的举动所震惊。她胆战心惊地做好接受严厉惩罚的准备，不料大贵却偃旗息鼓，退避三舍了。

大贵在地上转了个圈儿，用手抹一下带血的嘴角，颓唐地坐在沙发上，呆若木鸡。

“你……你看不上我，我丑，配不上你……”大贵嘟哝着，两行热泪流到了脸颊。

珍珍此时心里很乱，理不出个头绪，不知该说什么，是谴责还是安慰，她默默掏出自己的小手帕仍给大贵，小声说：

“擦擦吧，嘴上有血。”

大贵抓过小手帕一看，小巧、干净、漂亮。他把手帕端端正正地铺在双膝上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，抚摸着……

“你睡吧，放心睡吧。”大贵喃喃地说，并扯起一床棉被，小心地盖在珍珍身上。

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。珍珍和衣躺在被子里，千丝万缕，剪不断，理还乱……

三 西瓜地里

蝎子钩

蚂蜂针

当午的日头后娘的心

珍珍有个妹妹叫珠珠。珍珍十三岁珠珠八岁时，她妈不知得了什么病，一夜的工夫就狠心扔下小姐俩上了黄泉路。后来爹就给她们续了个后娘，外号“女光棍”，坏、恶、狠、吃、喝、赌五毒俱全。常言说“驴骨头贴不到马肉上”，这后娘看珍珍姐妹如眼中钉、肉中刺。珍珍爹丁广洪是个窝囊废，对后妻百依百顺，唯命是从。

珍珍自小天资聪颖，上初中时是班上的尖子，尤其酷爱文学，她作的文章受到全校老师的赞赏。那时，她幼小的心灵里也曾梦想长大了当一名作家。可是家境不遂人愿，初中毕业后连高中都没报考，老师觉得实在可惜，便去搞家访，打算动员她报考县里重点高中。她后娘不阴不阳，说了句“狗咬耗子多管闲事”，

把个老师气得差点背过气去，只得悻悻离去。从此，珍珍就整天浸泡在家务活儿和农田里了。后娘可清闲自在，家中活儿事事不管，每天雷打不动坚持“上梁山”。

珍珍十七岁那年夏天，珠珠病了，高烧三十九度七，“赤脚医生”给打了几针体温不见下降。后来“赤脚医生”说：“这症候我看不投，送医院吧。”珍珍和爹娘商量，爹杠子压不出个屁来，后娘恶狠狠地说：“咋着，送医院？蝇子刺一下就值得送医院？……”爹赶忙应合：“是呀是呀，值得吗？”后娘照样“上梁山”，爹扛起锄头下地了。

珍珍守在珠珠身旁，用湿毛巾为妹妹擦试着滚烫的额头。珠珠在昏迷中说梦话，一劲儿叫嚷西瓜好吃西瓜甜。珍珍知道这是妹妹想西瓜吃，可是她分文无有。她伏在珠珠身上痛哭失声。她气恨狠毒的后娘和无能的父亲，心疼年幼可怜的妹妹。哭着哭着，珍珍似想起什么：“珠珠，姐姐去给你买西瓜。等爸爸回来我跟他说明天一定送你去医院。”珍珍又安慰了妹妹几句，然后戴上草帽，挎起篮子，顶着晌出了村子。

太阳悬在中天，毫不客气地烤着大地上的一切。庄稼叶子蔫蔫地垂下，一动不动；知了们声嘶力竭地发泄着心中的烦躁。珍珍钻进玉米地里，玉米地里热似蒸笼，气都喘不开，玉米叶子拉破了她的脸，汗水一浸，火烧火燎。她先拨了半篮苣荬菜作掩饰，然后慢慢地朝一块西瓜地走去。

西瓜地在玉米地的中间。珍珍拨拉着玉米杆蹑手蹑脚地来到瓜地边沿。她朝瓜铺一望，见看瓜人躺在铺上，脸上盖着一本杂志正睡大觉。满地里躺着花花绿绿的大西瓜，进去猫腰就可摘几个，可她的心不由扑扑跳个不停。大姑娘偷瓜，这可是做贼呀？要叫人逮住……她犹豫了。忽然想起病中呻吟想吃西瓜的妹妹，心中如刀刺一般难过。她沉思少许，把牙一咬，偷！偷一个！

珍珍匍匐爬进西瓜地，选定一个正要动手，突然瓜铺上传来一声清脆响亮的喷嚏。她吓了一跳，像遇上敌机轰炸一样赶忙伏在地上，把头隐在瓜秧里，谛听瓜铺上的动静。

西瓜地的主人叫柳义堂，老伴去世，有一个儿子叫柳春青，在县城读高中。柳春青在学校学习成绩劣等，但喜欢文艺，吹拉弹唱样样拿得出。柳春青趁放暑假来替他爹看瓜。瓜铺里摆满各种杂志，顶棚上挂一把二胡，看杂志闷倦时就拉上一曲。刚才他并没睡觉，是躺着看杂志有些累，便把杂志搭在脸上思考什么，由于油墨气味的刺激，才打了一个喷嚏。

柳春青坐起来，习惯地向瓜地扫描，忽然发现不远处一簇瓜秧不住颤动。他警惕地跳下瓜铺，朝目标匆匆走去。渐渐，他看清了一个头戴麦秸帽，身穿白汗衫的小伙子像一只被人触了一下的甲虫似地蜷伏在瓜秧下。他猛跑几步，来了个饿虎扑食，一下压在珍珍的身上，两只胳膊紧紧箍住珍珍的胸脯。柳春青忽觉诧异，偷瓜人的胸脯怎么这么胖，肉肉乎乎的？珍珍尖叫一声：“放开我！”柳春青大吃一惊，慌忙松开胳膊，一把拽下珍珍头上的草帽。

“啊！是你？珍珍……”柳春青挺尴尬。

“……”珍珍面红耳赤，坐在地上，羞涩地低下了头。

“珍珍，真是……对不起，我以为是男的呢。”柳春青抱歉地说。

“不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来偷你的瓜……”珍珍揪了一片瓜叶咬在嘴里嗫嚅着说。不知是委屈还是羞愧，竟嚤嚤地哭了起来。

“珍珍，你……你哭什么？我又没……”柳春青有些着急地说。

“春青哥，我……”

当珍珍诉说完偷瓜的缘由后，柳春青深表同情，他柔声细语地安慰了珍珍一番，并摘了个最大最熟的西瓜送给珍珍。珍珍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辞别了柳春青，挎着沉甸甸的西瓜朝家走去。当她进家一看，天哪，珠珠已经死了……

珠珠死后，转眼过了三年。珍珍已是20多岁的大姑娘了。对后娘的刁邪挑剔忍无可忍时也敢反抗几句，但事后往往加重父亲的苦难，后娘要在父亲身上出气。要想脱离这个冰冷的深窟只有嫁人，珍珍这样想过。也曾有过几个好心人登门提亲，但后娘都给一一顶了回去。她只是想多留珍珍干几年活儿，假如珍珍一走，她将失去一个使唤丫头。当然，提的这几门亲事珍珍也未中意，她心中早就恋上了柳春青，她经常回忆三年前瓜地的那一幕。可是从那以后却总也没见到他，他到哪儿去了呢？

村里文化站建立了图书室，这给珍珍增添了乐趣。她常去图书室借书。这天中午，珍珍去图书室换书，意外地遇上了她朝思暮想的柳春青。他个子高了，身体也魁伟了，穿着也很时髦得体。他正跟图书管理员大声说笑。

“春青哥！”珍珍欣喜地喊了一声。

“哟，珍珍！”柳春青扭头一看是珍珍也很高兴。他从上至下细细地端详着，瞅得珍珍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这几年怎么没见你？”珍珍亲切地问。

“每次放假我都在城里做小工儿，捞几个钱儿。这年头儿……”柳春青谈笑风生。

“考上大学了吧？”珍珍笑着问。

“屁！名落孙山！回家修理地球来了。”听语气柳春青有些懊丧。可珍珍却觉得有些惬意，为什么，她也说不清楚。

柳春青说他家有很多书，邀珍珍去挑选。珍珍愉快地答应一声，尾随着柳春青出了图书室。